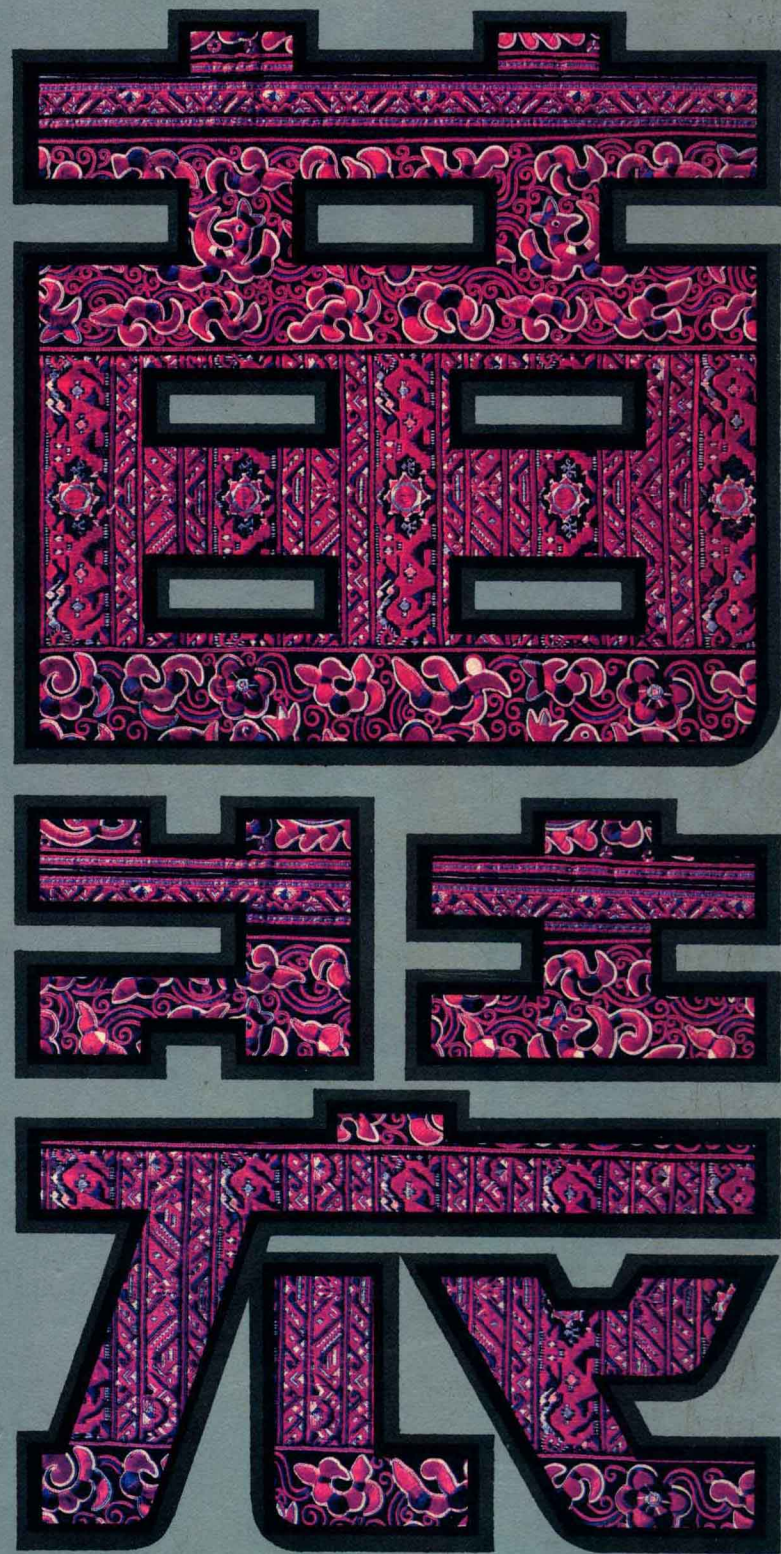


系列  畫冊



MIAO ZHUANG



系列畫冊

貴州省文化廳 編

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

(京)新登字004號



苗系列畫冊

苗 裝

貴州省文化廳 編

出 版：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北京北總布胡同32號)

責任編輯：周林生 孔燕君

裝幀設計：張世申

製 版：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中國環球(蛇口)印務有限公司

發 行：中 國 圖 書 進 出 口 公 司

(北京朝內大街137號)

1992年7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1—2000

ISBN 7-102-01125-3/ J·967

國內售價：180 元

國外售價：USD 60

總導言

錢蔭榆

人類從誕生之日起，就作為一種文化的生物而存在，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又是文化的產物。創造性是人作為文化生物最重要的特徵。人要不斷選擇合適的模式構成自己的生活和引導自己的生活，因此人是年輕的；人又永遠不能擺脫傳統，人是由自己的過去塑造而成的，人又是古老的。作為個體，人所能創造的東西事實上很少，而文化所集中的却是全人類的經驗和財富，人類成為這些財富永恆的受益者。

人類的遠祖並沒有為我們留下文字記錄，而歷史積淀下來的蛛絲馬蹟，却會以種種方式顯露出來，使我們記起岩洞中生命的灰燼和祖先模糊的容顏，這就是文化。文化本身是無字的，沒有經過文字選擇的文化是文化的初始面目，它博大神秘，彌足珍貴。

人類文化的大廈得惠於各民族文化多層次的構建，“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標誌着一種文化的現象而包蘊着

豐富的意義。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對幸福的追尋，也是各民族對自身處境的嚴肅思考。

人類今天第一次可以在地球之外回首觀望自己世代居住的這個神秘可親的蔚藍色球體了，我們發現，它既開放又封閉，它的運行既迅猛又滯緩。這個星球上的每個民族都有着自己的血親族源和文化關聯，他們需要認同各自的群體并找到凝聚全族的力量，於是他們挑選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其中主要是無字文化，作為一種現實的力量來擁有傳統和選擇未來。世世代代，雖經歲月的剝落和蒸發，過濾掉了許多意識和功利的內容以及種種古老的意象，但經過抽象和變體的一些“人化自然”的心靈符號和物態符號，却積淀着民族單純直率的感覺經驗，滿帶着遠古荒原上粗放雄強、自由而富於生命力的氣息，還有那浪漫的精神內核，一代一代，溝通了人們的心靈，把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氛圍背景下的人從深層意識上聯

繫了起來。直到有一天，當消失了的時代的社會結構和民族意識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之時，文化的積淀仍然閃爍着無法掩蓋的光澤。

苗族，這一足蹟遍及世界各地“永遠走動”的古老民族，她以獨樹一幟的悲壯歷史和無窮魅力的文化藝術為全球矚目。“苗學”作為一門國際性的學科半個世紀以來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在苗族古歌和民間傳說中，都說苗族也曾有過文字，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後來失傳了，這些傳說已難於考證。而今天我們認為，衡定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化價值，如果標準僅僅在於文字的創造、使用及文字記載的內容，這事實上已包含了一種極偏狹片面的觀點。文字只是一種符號性的物質載體，文化存在的模式之一。人類大量的創造行為是永遠無法用文字來涵蓋的。文化還有更多更廣的符號體系和行為體系，它們遠遠超出文字載體的意義和功能。苗族文化是一種封閉而又無限開放的文化，它從遠古走來，向未來流去，夾裹着大量的歷史堆積物，不斷豐富和更新着自己的流程。

苗族無論是否有過文字，但苗族豐厚燦爛的無字文化無疑是苗族文化的精髓。我們在這套系列畫冊中將向大家介紹的苗族服飾、苗族刺繡、苗族挑花、苗族蠟染和種種的苗族風俗里，有苗家人往昔歷史的閃回，他們全部的故土意識；也有苗家人對未來的憧憬，他們對現實的真誠投入。種種的婚禮、喪俗、酒節和宗教崇拜中，苗家人使人生的重要行為和契約公開化、標準化，並加以超自然的裁認；“苗裝”、“苗綉”、“苗俗”等已經呼應了苗族最強有力的民族認同感和維繫力，使他們以一種藝術化的象徵力量告別民族多難的過去，也成為他們挑選的自我撫慰的最好形式。而這些藝術中所隱含的苗族世代相傳的文化符號和生存密碼，永遠等待着人們的破譯。

苗族無字的藝術文化，最真實地映現出苗族歷史的初始面貌、獨特的生存經歷和他們真率的民族感情，它是苗家人永遠引以為榮的現實力量。時至今日，苗族無字的藝術文化的鼓錘正撞擊着文明昌盛時代中現代人的心靈，在一種新的歷史眼光的審

視下，古老的苗族無字文化藝術煥發出濃烈的現代魅力，引導着新時代人們的文化回歸意識和審美回歸意識，從中我們可以領悟到這些未經“文明”馴化得過份脆弱的人群那種健康的理智，感受到他們選擇自我、肯定自我的征服力量；在他們奇特的生活方式和狂放精緻的藝術文化裏，滲透的是堅韌的生命追求和雄強的生命樂趣；他們直率坦誠的表情達意中，滿盈着的是博大古樸的山野之美。

苗族人民活得酣暢，活得堅強，活得徹底，活得真摯。這充滿激情和生機的藝術節奏，將撕裂一切矯飾和虛偽，將純真帶給未來。

《苗裝》、《苗綉》和《苗俗》僅僅是苗族文化的一斑，在大山間、小河畔、月夜的游方場和熱烈的銅鼓坪上，蘆笙的悠揚節奏和苗女奔放的舞姿里是真正的東方文化——一部有足夠份量的史詩。

一九九一年四月 貴州

主 編：王恆富
副主編：錢蔭愉
編 委：王恆富
錢蔭愉
曾憲陽
劉 雍
謝 霖
謝彬茹
周林生

攝 影：曾憲陽



系列畫冊

苗莊

MIAOZHUANG



目 錄

總導言	錢蔭榆 (1)
前 言	王恆富 (7)
苗裝縱橫談	劉雍・蔣芫葦 (9)
中國苗族分佈示意圖	(22)
圖 版	曾憲陽編・攝影
女裝・女子髮型	(23)
男 裝	(85)
綉・織・染・銀飾	(103)
苗裝之生息環境	(127)
苗裝與節日民俗	(141)

前言

王恆富

苗族是個跨國民族，大多居住在中國，她在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是較大的民族之一。現有人口七百多萬，主要分佈在貴州，其餘聚居在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廣西、海南等地山區。

苗族先民遠古時期曾在長江中下游和黃河流域的部分地區生息、繁衍，創造了苗族古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後來，由於部落戰爭，苗族征戰失利而被迫遷徙。以後，又因戰爭和歷代統治階級的壓迫，苗族在歷史上多次被迫大遷徙。這種由北而南、由東向西的遠距離遷徙，極為悲壯，給苗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使苗族社會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發展十分緩慢；同時，也造就了苗族堅韌不拔，剛強豪放的民族性格，形成并保存了獨具特色、豐富多彩的苗族文化。

苗族是一個勤勞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它歷史悠久，文化燦爛，

尤其是服飾文化絢麗多姿，獨具一格。本書《苗裝》以大量的珍貴圖片，形象地展現了苗族服飾文化雍容華麗的風采；以簡約洗練的文字，概括地反映了苗族的歷史社會、宗教崇拜、風土人情，勾勒出了苗族服飾嬗變的輪廓。從這些光彩奪目的苗族服飾的掠影中，我們可以窺探到苗族不同歷史時期文明進步的文化積淀，聽到古老民族的雄渾的歷史回音。

苗族服飾的衍變，大致經歷了從無到有、由簡而繁的發展過程。原始開初，苗族先民茹毛飲血，採食草木之實，編織樹葉當衣御寒。漁獵時期，則獵獲野獸取皮作衣，有的頭上裝飾禽鳥羽毛，英武俊俏。此時，苗族服飾，在御寒、遮羞的實用功能之外，已經具有審美價值。農耕時期，苗族社會生產力有所提高，先民增強了征服自然的能力，懂得了紡織、服飾製作并取材於布帛。在漫長的歲月裏，隨着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苗族

服飾不僅樣式多，而且從審美趣味出發，講究髮髻和佩飾物，使之與服飾相配，襯托人的美姿。

苗族以服飾特徵為重要的民族標誌。由於苗族歷史上多次被迫大遷徙，其支系變化大，分支多，為了便於族屬識別，不同地域、不同經濟條件的支系，有着不同的服飾。還由於各民族間的相互影響，各支系包容不一，也致使服飾有一定的差異。因之，苗族服飾豐富多樣，氣象萬千。其中尤以女裝樣式為最多，達一百三十多種，僅中國貴州就有一百零幾種。千百年來，苗族通過服飾特徵，在各種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加強團結，繼承民族傳統，增強民族意識，形成一股強大的內聚力，自強不息，頑強生存下來。

苗族男女服飾按年齡分，有童裝、青壯年服裝和老年服裝。按生活禮儀分，有盛裝和便裝。盛裝為節日、喜慶、社交之禮儀服式，包括頭飾、服飾、銀飾、鞋襪，裝扮十分講究。男性盛裝沒有女裝式樣多，但一經裝束就顯出了男子陽剛之美。婦女盛裝從頭巾、衣服、前後圍腰、小背

扇、百褶裙、花帶、綁腿到花鞋，都要挑綉精細的花紋圖案。佩戴的銀飾有銀冠、銀花、銀簪、銀耳環、銀項鏈、銀手鐲，有的還有銀衣，一身銀飾非常厚重。貴州清水江流域有的苗女，節日佩戴的銀飾重量有二、三百兩（庫稱制）。過去人們譏諷貴州“人無三分銀”，其實從苗女盛裝來看，此言大謬。即使貧寒之家，也往往省吃儉用，父母給兒女製作盛裝，添置銀飾，其製作之精美，真乃巧奪天工。一遇節日集會，蘆笙場上歌聲飛揚，銀光閃亮，彩衣斑斕，笑語歡暢。男女盛裝以多為富為榮為美。這是苗族顯示民族繁盛不衰的心態寫照。便裝係日常生活、平時勞動之服飾，簡樸而輕便。

苗裝女式服飾很重女紅。一個苗族小女孩六、七歲就開始學綉花，要綉到臨嫁前。苗族男青年擇偶，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看姑娘會不會綉花。如果綉花手藝好，說明姑娘勤快、聰明、手巧，惹人喜愛。因此，苗家少女往往把埋在心里十來年的情愛全部傾注在綉花上。苗女綉花的題材極為豐富，歷史傳說、宗教崇拜、生產勞

動、愛情理想、家庭生活、自然景物等，皆可綉於服飾。苗族服飾文化歷史久遠。盡管遠古時期苗裝原始、簡陋，但畢竟讓人們從這些服飾文化上看到了苗族童年時代的文明晨曦；幾千年來，苗裝從素樸到華美，從簡單到豐富，反映了苗族服飾文化由成熟達到了興盛期。今天，苗族生活日益富裕，和外界的聯繫日趨頻繁。在現代文明面前，古老傳統的苗族服飾文化正遇到新的挑戰，今後如何發展，誰也難以預料。但我們可以做一些工作：將古老而豐厚的苗族服飾文化遺產予以整理研究，輯錄成冊，以祈將千百年來沉睡在深山古寨，鮮為人知的這份獨具特色，具有高度審美價值，並且包含了無限的聰明才智和文化內涵的遺產介紹給讀者，以祈我們大家對傳統重新獲得一次驚喜的發現和清醒的認識；以祈為祖國和人類的文化寶庫積累新的財富。是為本書編輯出版的初衷。

1991年3月21日於京華西苑

苗裝縱橫談

劉 雍 蔣芫葦

1 穿在身上的史書

服飾，不只是一種實用品和藝術品。

服飾，是具有豐富社會內涵的無字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它的特徵和價值，它所負載的大量歷史文化信息，等待人們透徹的理解和認識。

服飾在其自身的產生、發展中，於實用之外包含了大量的審美和象徵意義。

服飾從遠古走來，叙說着潛藏在民族記憶中悠遠的童年神話，夾裹着種種隱秘的宗教信息，繁衍在民族特殊的自我意識裏，它是民族世代文化心理的積澱和展現。

苗族支系繁雜，其服飾絢麗多姿，展示了苗家人對美的獨特追求，它們滿載着大山沉重的歷史感和苗寨苦難的生活歷程，成為認識苗族歷史、文化、人生觀和價值觀有力的指示劑，成為今天感受苗族文化的現代魅力的堅實基礎。

五千多年前，苗族的祖先雄據在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下游這片廣袤、富饒的土地上。他們的部落叫九黎，九黎的君王是蚩尤，後來，以黃帝為首的另一個部落在黃河上游的姬水興盛起來，直逼九黎。兩部落決戰於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以南）。黃帝部落戰敗九黎而擒殺蚩尤。九黎殘部不得不放棄傾注了他們無限深情與熱血的土地，被迫南遷。傳說，當時，姑娘們捨不得故土的奇花異草和珍禽異獸，她們泣涕漣漣，一步三回頭，含着淚用千針萬線把那些美麗的動植物綉在自己的衣裙上帶走，帶到

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這些姑娘做了母親後又將這種服飾傳給了她們的後代。一代一代，一直傳到現在。今滇黔邊烏蒙山區的“花苗”服飾，據說就與苗族歷史上的戰亂、遷徙有關。這支苗族的祖先發祥地在黃河、長江、洞庭湖一帶，據當地老人解釋：他們衣面上的每方圖紋，上為天，下為地，左右為山川，中為平原；裙子上的紅黑布杠代表黃河、長江、洞庭湖，背牌代表城池，衣面披之於雙肩、覆於兩臂，遮蓋胸背恰似武士的鎧甲。苗民要在服飾上帶走他們全部的故土意識，以服裝來擁有他們丟失的山川田園，完成對祖先的追懷和對鄉土的睽戀，呼喚新的生命力量。

告別中原後，苗族到達了現在的湘西和貴州東部的銅仁、松桃一帶。這裡是沅江流域，有五條支流，又處在武陵山區，所以歷史上稱他們為“五溪蠻”或“武陵蠻”，屬“百濮”系統。遠距離的遷徙至此暫告一段落。

徹底退出中原的苗民，雖然告別了中原大地，却帶走了這片土地上富饒的文化，並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如今，這些文化在中原地區已見不到了，但在貴州苗寨，苗家人世代的生存狀態却繪出了一部中國古代文化的百科全書。

在清水江流域，苗綉紋樣與歷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和玉器上的紋樣十分相似；台江縣的一種苗綉虎紋，睜眼張口的大頭和兩個對稱的小軀幹極象饕餮紋，雉紋與商代中原地區的鳳造型很類似（苗族沒有鳳的概念），而雷山繡的龍紋則極似蟠螭紋

和夔紋，無足無腳，好象剛從蛇形演變過來，尚處於龍造型的較原始狀態。台江縣苗綉不但紋樣相似，就連整個圖案的佈局和層次也與青銅器很接近。一般青銅器上浮雕的主圖案之間常常填充着一些細密的雲雷紋，在該縣施洞的苗綉微微凸起的主圖案之間也有許多綉得十分密集、富於流動感的渦形曲線。貴州黃平縣重安江一帶，苗綉無論是紋樣、構圖，還是色彩，都與楚墓出土的漆器極為相象。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時期楚墓的帛畫，畫中的女子穿交領上裝、及地長裙，腰間系腰帶和圍裙，衣領、衣袖、圍腰等處均有裝飾圖案，也和現在黔東南地區的女裝十分相象。晚周中山王墓中有陪葬的小玉人，小玉人頭戴牛角形的飾物，身着窄袖衣、拖地長裙，這種裝扮與現在黔東南西江、台拱一帶苗女的盛裝非常相似……這些便是中原文化的遺迹。

後來，清王朝殘酷鎮壓了苗族的多次起義，推行“改土歸流”制度，廢除當地土司，改派朝廷流官進行統治。他們“伐山通道，窮搜窖宅”，軟硬兼施，強迫苗族改姓名、改髮式、改服裝。一部分苗族受到招撫，成為“熟苗”；不肯歸附的被稱作“生苗”，遭到殺戮和歧視。那些不歸附又不肯坐以待斃的苗族，只好繼續向黔西南方向封建統治勢力鞭長莫及的地區遷徙。他們肩挑孩童，手捧蠶種，足登草鞋，翻山越嶺，艱難跋涉。有的到達雲南文山地區，有的經黔中進入安順地區，還有一些經雲南進入了越南、泰國、老撾、緬甸等地。

這是苗族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遷徙。途中，許多青年男女結成百年之好。爲了不忘逃難之苦，舉行婚禮時新娘都穿上草鞋。這種做法後來演變成黔西南一些苗族地區的習俗，至今猶存。

不斷的喪失河山、變換家園，在苗族人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沒有文字的苗族不忘歷史，想盡各種辦法銘記民族的過去。衣裝服飾成了他們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鄉土情結又成為服飾的重要母題，使他們既生活於過去，又告別了過去，服飾成為苗族最現實的“歷史感”，也是他們走向未來的起步點。

五千年過去了，在漫長的歲月里，千姿萬狀的苗族服飾在諸多歷史因素綜合作用下得以成形並保存下來。如今，我們站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地平線上，遙望西南山區那遍佈鄉寨的刺綉、蠟染、挑花、織錦、銀飾，傾聽着現代觀念無以解釋的離奇的神話傳說，我們有如走向一座尚待開掘的金字塔。正如列斐伏爾所說：“消失了的時代的社會結構對於我們已經沒有實際的意義，但它的藝術仍然有一種無法替代的價值”。

2 苗族服飾面面觀

紛繁多彩的裝扮

對苗族的稱呼清朝時有六十多種，其中大部分是根據其裝束式樣和色彩特徵而定的，象紅苗、黑苗、白苗、大花苗、青苗、

白領苗、紫姜苗、長裙苗、短裙苗、歪梳苗、鴉雀苗等等。這樣的分類雖然不科學，有的還帶有歧視的含義，但是，它却說明了苗族的服飾是相當豐富和極具特色的。據不完全統計，苗族服飾大約在一百三十種以上。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於苗族特定的社會形態。

歷史上苗族社會最重要的組織形式是由部落演變而來的宗支。他們以宗支為單位，集體遷徙、共同戰勝自然和人為的災難，在艱苦的環境里繁衍生息，形成了許多獨特的傳統，服飾就是一個宗支的標誌，起着族徽的作用。據說，在古代，苗裝本沒有多大差別，苗族進入貴州境內後，各個宗支分散到各地居住，相約每年聚會一次以祭祀祖先。爲了不致造成混亂，老人們議定，每個宗支製作一種式樣和紋樣皆不同的服裝以示區別，苗族的服飾就變得複雜起來。

造成苗族服飾複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婚姻制度。苗族社會嚴格實行宗支之內、血族之外的婚姻形式，也就是說，相同服飾而不同姓氏（以苗姓為準）之間的苗族才可以通婚。苗族地區，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同一個縣、同一個區鄉內混居着幾種不同服飾的苗族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他們寧願到幾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寨子裏找服飾相同的苗族通婚，却不與附近不同服飾的苗族結親，這種習俗連同地理、歷史的諸種因素，使得苗族更好地保持了各自的服飾傳統。從而鞏固了各種服飾之間的差異性。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

比如遇到戰亂、瘟疫等，一些偏僻地區不同服飾的苗族也會出現迫切的婚姻要求，部分人破例結親，因而後來逐漸又產生了一些新的服飾類型。

苗族在遠距離遷徙和與其他民族雜居的過程中，服飾還受到一些外來影響，苗族服飾漸漸成爲一種交叉影響和綜合影響的結果。隨着時代的發展，服飾還在發生着微妙的變更，變得較快的是下裝，其次是上裝，變化最慢的是頭飾。如今，苗家女兒從頭到腳的一身裝束，有的甚至有着極大歷史跨度和豐富的“地層”關係。

苗族服飾不僅有性別、年齡、盛裝和便裝的不同，還有較大的地區差異，有人將它們分類爲湘西型、黔東南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和海南型等數種。苗族服飾的差異，通常表現在服裝的領子、衣袖、衣擺、衣襟、裙子、背扇、披肩、腰帶、綁腿、鞋、襪等各部位花色、結構和式樣的不同上。這些部份的裝飾風格和手法、鑲花部位以及衣料的質地和色調選擇又常出現形形色色的差異，其變化最突出地體現在女裝上。

苗族女裝（尤其盛裝）是苗族服飾中最豐富、最精彩、最具魅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湘西，苗族女子一般穿圓領、大襟、寬袖的上裝、寬腿褲子，有的還配上坎肩和圍兜，在衣袖、褲腿、衣襟、圍兜等處裝飾着刺繡和挑花，刺繡和挑花的紋樣有花鳥、桃子、石榴等，表示吉祥。這一地區最有特色的要算披肩了，披肩的形狀象雲彩，所以，又叫雲肩。這種式樣的披肩爲湘西地區所獨有，在苗族其它聚居區很

難見到。

苗族服飾最爲豐富的地區是黔東南。黔東南女子的下裝多爲百褶裙，雖名“百褶裙”，實則千褶裙，褶子之多，不事勝數，裙腳部分最重要，用不同花紋刺繡四道而成。裙子的長短差別很大，長的可拖到地面，一般的齊小腿，短的在膝蓋之上，最短的只有十五厘米，有的還裹着綁腿，只有個別地區的女子穿長褲。在清水江流域，女子穿交領、右衽、筒袖的短上衣，其中台江縣施洞的苗女盛裝十分講究，製作一套要花費一、二年甚至三、四年的時間，圖案大多集中在衣袖、肩和領子上，刺繡時將一根線分爲八股，繡出的圖案非常精細，圖案周圍還加鎖邊，中間填充細密的雲水紋，嚴整而富於流動感。施洞女子的百褶裙上一般還加織錦圍腰，並配以大量銀飾，整套盛裝豪華、艷麗。

雷山縣的苗女盛裝由巨大的銀角、銀扇、銀墜、銀鎖、銀梳、種類繁多的項鏈、手鐲、斗紋布的上衣、繡綉的廣袖、及地的長裙和外罩的帶裙組成。這種女裝中獨具特色的是繡綉、繡綉的袖飾和平綉與布貼相結合的帶裙。繡綉與繡綉圖案的內容大多是苗族特有的飛龍和雉紋。帶裙由數十根彩色緞條圍成一圈而成，式樣與明末、清初漢族地區普遍流行的鳳尾裙很相象，上面綉着花、果、魚、鳥等，紋樣頗爲漢化。爲什麼在同一套服裝裏會出現兩種風格截然不同的紋樣呢？很顯然，上衣是當地苗族所固有的，而帶裙却是從漢族地區傳進來的，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穿在身上

也很協調、大方。

在雷公山地區，美麗的錦雞出沒無常。那裏的苗族女子服飾就摹仿了錦雞的色彩和模樣：高聳的雲髻有如錦雞的羽冠，寬大的衣袖就如同錦雞的翅膀，而多層的圍腰短裙和飛舞的飄帶則代表了錦雞五彩的尾羽，花綁腿恰似錦雞的雙腳……這種服裝的款式和花色獨具一格，它包含着髮髻、銀飾、衣、裙、圍帕、條裙、飄帶、裹腿、翹鼻花鞋等，工藝精緻素雅，穿上它顯得絢麗輕盈。居住在黃平重安江另一個宗支的苗族女子却穿一種用具有金屬光澤的亮布做成的衣裙，盛裝的衣背、衣袖上一般都飾有大塊的刺繡，色彩、紋樣與出土的楚國漆器十分相象。在都柳江流域，女子穿大領、對襟、敞胸的短上衣，貼身有菱形的圍兜，其中部分地區也流行穿大襟衣。

廣西三江、融水，湖南靖縣、會同等地的苗族女裝，類似於都柳江流域女裝，這種女裝與當地侗族服裝的式樣相似，但是侗族服裝上紋飾較少，而苗族女裝不僅有全部用蠟染和刺繡做裝飾的胸兜、褶裙、和帶裙。還有滿是古老紋樣的男裝百鳥衣。

在黔中的貴陽市郊和周圍鄰縣以及黔南大部份縣，苗族女裝基本款式是交領對襟上衣，中長褶裙，上衣上附帶着披帶、背牌、多層衣腳等配件，這一地區挑花應用得很普遍，同時也能見到布貼、刺繡和蠟染等，圖案多爲幾何紋和抽象的動植物紋。

黔西北的普定、六枝、織金三縣交界處的苗族女子穿彩色蠟染與挑花相結合的

大領無扣衣，這種衣服比較特別，它的前襟短、後襟長，有點象西洋的燕尾服。

一些地區，年齡不同者，服飾也不盡相同。如施洞，少女少婦穿暖色調的盛裝，而中老年的盛裝却是冷色調的。還有不少地區女子婚前婚後的服飾也不大一樣。

苗族服飾的色彩紛呈，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功於舞蹈生活習俗的推動和促進，苗族特殊的歌舞生活使服飾藝術中沉澱着許多習俗內容。苗族至今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傳統——原始宗教信仰。巫術活動以及由此演化而來的節日歌舞，使苗族服飾成為特殊的文化媒介——苗族男女青年交際的媒介物，在社會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誠然，苗族留給人們印象最深刻的是盛裝，在許多重要場合，特別是女孩子做新娘的時候必須穿盛裝，否則就屬於失禮，會被大家譏笑。但是如果平常無緣無故地穿起盛裝，也會被視為裝模作樣不懂規矩而受到指責。另外盛裝盡管很美，但構造複雜，製作起來費工費時也費錢，所以苗族女子一般都非常珍愛它，不是必要時不肯輕易穿戴，所以簡潔的日常便裝才是苗女生活中的主體。

便裝和盛裝相比，比較淡雅，製作也相對簡單些。例如，施洞地區的服裝分為一等盛裝、二等盛裝和一等便裝、一般便裝四種。據1957年的一次詳細調查表明，這一地區的一等盛裝，花紋豐富，一般是紅調子的，刺繡細密、講究，綉花者技藝高超，在重大節日和女子出嫁時穿用。一等盛裝製作時間在四百二十天左右；二等盛

裝費工比一等盛裝略少些，也在三百三十天以上，一般是藍調子的，紋樣也不象一等盛裝那麼複雜，走親戚、趕場、陪客人時穿用；一等便裝費工、費時更少些，紋樣趨於簡單，但製作仍然很細緻，平均費工四十多天；一般便裝紋樣最為簡單，近乎於漢族服裝，女子下裝是褲子，不繫圍腰，製作時大約費工四天。

便裝雖然比盛裝構造簡單，省工省時，但苗族女子也並沒有因此而忽視它，她們同樣創造了很多既經濟實用、又美觀大方的便裝式樣，顯示出她們在服飾藝術上的才能。

苗族男裝不及女裝那麼絢麗多彩，但也頗具特色。

歷史上，苗族男子的服裝也象女子服裝一樣，種類繁多，色彩鮮艷。清道光元年《鳳凰廳志》上記載：“（湘西）苗人前惟寨長剃髮。餘皆裹頭椎髻，去髭鬚如婦人。短衣跣足，以紅布搭包繫腰，著青藍布衫，衣邊褲脚，間有刺繡花。富者以網巾約髮，貫以銀簪四五支，長如匕，上扁下圓，兩耳貫銀環如杯大，項圍銀圈，手戴手釧。”這裡描述的男子裝束和現今黔中地區貴陽市花溪的女裝非常接近。唐代黔北、川東苗族男子穿左衽上衣，與女裝相同。明代貴州中部苗族男子的上裝也是左衽，龍里衛的男子還普遍穿蠟染花衣服。苗族男子穿花衣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清朝初年，那時，清水江一帶的穿黑底綉花衣，貴陽府的穿挑花貫首衣（不開襟、無袖），而黔西北男子貫首衣則在領、袖、衣邊上飾有蠟染或

刺繡的花紋。我們還可以從出土文物、傳世文物、邊遠地區的節日、祭祀、婚喪活動中找到類似的例證。

康熙四十二年（1703～1840），清王朝廢除苗族地區世襲的土司制，代以委派“流官”，實行“改土歸流”政策，朝廷命令“服裝宜分男女”，強迫苗族男子改裝，民國初年到四十年代，在“中國是一個民族”的思想號令下，當時的政府也有過“廢除一切奇裝異服”的措施，這樣，苗族男子的服裝於近代就逐漸與女裝拉開距離，向漢族男裝靠攏。現在，雖然苗族聚居區仍有不少男子穿對襟短衫，右衽短衫或大襟長衫、長褲、束腰帶、打綁腿、跣足或穿草鞋、布鞋，有的老人在婚、喪活動中和節日里甚至換上綢緞的長袍馬褂，但更多的苗族男子平日已都改穿漢服，不過在少數邊遠地區，我們還能看到一些古老的苗族男裝。

黔西北威寧一帶的“大花苗”男子，一般都身着白色麻布長衫，這種長衫，無領無扣，衣袖肥大，袖口上有蠟染紋樣。他們還披寬大厚重、毛麻混織的披肩，披肩以麻線為經，毛線為緯，圖案工整，披肩上鑲有布貼和刺繡，布貼、刺繡上有大面積的紅、黑、白三色幾何紋樣，遠遠看去十分古樸。雲南東北部昭通、宜良、楚雄、鎮雄的苗族男裝也屬於這一類型。

貴州納雍、赫章、水城“小花苗”的披肩比“大花苗”的略小，披肩上面有挑花與布貼相結合的紅、黃、黑、白圖案。關於圖案的由來，傳說也是因為留戀故土，

將家鄉的田園風光記錄在自己的披肩上：四邊的條形代表途中經過的河流，布條代表河裏的魚，中間的方塊是田地，方塊裏的花紋代表莊稼，彎道表示樹，四周還綉着天上的星星。這種綉在披肩上的圖案同樣表現了苗族對失去的故土和遷徙路途的追念。

台江縣反排、巫梭地區居住在高山上的苗族男子，現在還穿右衽、長度僅到肚臍的短上衣，着長褲，褲腳肥大，有一尺五吋寬，有的老人還穿木屐。

安順縣焦泥壩的苗族男子有一種跳花時穿的“跳花服”：上裝大領無扣，開衩高，背後飾有傳統紋樣的刺綉，這種男裝最精彩的部份是褲子，他們的褲子短而肥，襠極大，褲長僅六七十厘米，褲腳寬却有五十七厘米，這是苗族男裝從裙過渡到褲的早期式樣，還帶有裙的許多特徵，可以稱之為“裙褲”。

黔东南都柳江流域的苗族男子古時穿一種鮮艷寬大的衣衫，這種衣衫的前胸有兩個方形、兩個菱形圖案、背後有一大菱形圖案，無領無扣，衣袖、衣腳上鑲有刺綉，各處填充着蝶、魚、龍、鳥等高度抽象的紋樣。下裝是長褲，長褲外面還罩上由十幾根刺綉帶子連綴而成的鷄毛帶裙，帶裙上有與上裝風格相同的紋樣。現在，這一帶的苗族男子過節時仍把它當做盛裝穿上去“踩歌堂”或“鬥牛場”，以示莊嚴和懷古，巫師在祭祀、作法時也是這樣的打扮。由於這種衣裙上鳥紋特多，又稱之為“百鳥衣”。

苗族民間保持着大量鳥崇拜習俗，男子盛行頭插錦鷄毛或野鷄毛，這與苗族創世古歌中所說的苗族祖先是蝴蝶媽媽，她生下了12個蛋由鵲鴉鳥孵出人類和萬物的傳說有關。苗族先民有的部落甚至以鳥為圖騰，苗族服飾上鳥紋是極普遍的。

顯然，苗族服裝款式的差異，不僅與他們的居住環境、生產從業有着密切關係，而且與其各時代的文化水平，各宗支的風俗習慣也有很大關係，從考古學觀點看，可以清楚地發現他們歷史發展的“地層”代別。如苗女服飾上的魚紋圖案，與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彩陶魚紋驚人地相似，她們所綉的狗爪花、虎腳花、水蟲花，記載着早期人類的漁獵生活；而那些浮萍花、田螺花、水車花則與後來的農耕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有人把苗族服飾稱為研究苗族歷史的“活化石”是不無道理的。

奇異的髮型

苗族髮型裏歷史最悠久的恐怕要數椎髻了。據漢代《淮南子》記載：“三苗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剃髮”。“鬻首”就是將麻摻在頭髮里，盤起來髻於腦後，造型與木槌相似，所以稱為“椎髻”。這種髮型春秋以前為苗族先民所獨有，後來流傳到漢人和越人中去，曾一度十分盛行。《後漢書》里有記述梁鴻、孟光這對歷史上著名的恩愛夫妻的故事，書中描繪的孟光梳的就是椎髻。人們還可以在戰國、兩漢時期楚地陪葬的帛畫和石寨山出土的滇國青銅器上找到許多旁證。直至清代早期，絕

大部分苗族男女都還梳椎髻，男子在“改土歸流”後逐漸改為滿式的剃髮，戴竹笠或用布裹頭，女子由於受到各方面的影響，髮型也逐漸變成了現在的式樣。但是，如今，在貴州西北的部分縣及廣西隆林、雲南個舊等地，依然還能見到梳椎髻的婦女，在貴州赫章縣，偶爾還能發現頭插木梳，留着典型椎髻的苗族男子，其他地區椎髻就很少有了。

辮髮在苗族女子中比較普遍，貴州省晴隆、普安一帶自稱“喇叭人”的苗族少女梳獨辮，貴陽花溪的苗族女子把編好的辮在頭頂上盤一圈。而在大方、納雍、織金等地，我們有幸見到“小花苗”男子也象花溪苗女一樣，把髮辮盤在頭頂上，不同的是他們的髮辮里編進了鮮艷的紅毛線，很象羌人的髮型。究其淵源：黔西北苗族的先民在遷徙時曾途經中國西部的羌人聚居區，髮型受到羌人的影響，多年以後他們繼承了羌人的髮型，並使之流傳下來。

苗族女子中常見的髮型還有各式各樣的高髻，高髻就是把頭髮挽到頭頂上。黔东南及黔中的貴陽、廣西的融水，苗族女子都是這樣的髮型。台江縣巫腳鄉的苗族女子還把頭巾裹在高髻的兩旁，披於肩後。清鎮、平壩一帶已婚的“尖尖苗”女子，在頭頂挽髻，四周的餘髮剃光，外面再戴上尖頂帽，很有特點。台江縣、劍河縣風俗恰恰相反：未成年的女孩要剃掉周圍的鬚髮，成年後才蓄髮。

類似的髮型在榕江縣、從江縣深山裏的苗族男子頭上也能見到，他們也是在頭

頂挽髻，把餘髮剃光，不同的是腦後還留下一束頭髮，遇風時四處飄動，別有一番瀟灑，他們還用土織的白色頭巾在頭頂圍一圈以裝飾頭上剃光的大片“空白地帶”。

苗族頭飾髮型最奇特的要算黔西北了。

分布在六冲河北岸、畢節、大方的“木梳苗”，頭戴牛角形大木梳，木梳有半米長，梳法是先將頭髮把木梳固定在頭頂，再在木梳上纏滿棕褐色的毛線或假髮。

居住在納雍、赫章、水城等地的“小花苗”女子未生育前也在頭髮里摻上大量的紅、黃色毛線，纏成巨大的包頭，多者要用幾斤毛線。

普定、織金、六枝交界地區的“簪苗”，在頭上插上一把七八十厘米長的木梳，木梳象扁擔那樣挑着∞字形的大髮髻，髮髻里也摻假髮，假髮重達1.5公斤以上，當地苗族叫“戴角”，不會戴角的婦女要受到人們的譏笑。

鎮寧縣江龍的苗族女子，通常把一根長竹片的兩頭分別扎上紅色的木梳，一端固定在頭頂，另一端懸空在右前方，頭髮分成三股分別繞在竹片上，形狀既象曬魚網，又象橫長着一枝長長的犀牛獨角，頭飾、髮式總長度達六、七十厘米。

生活在納雍、六枝的苗族女子，用麻線做假髮，散開時有近三米長。她們先將真髮在頭頂盤成小髻，再把假髮編成繩狀，用木梳插在真髮上，然後一圈地一圈地盤起來，盤成直徑五、六十厘米的圓形盤頭。

凱里縣舟溪、麻江縣銅鼓鄉，苗女把前面的頭髮梳成象帽沿一樣的薄片形狀，

再用豬油做髮蠟，以固定造型。

苗族還廣泛使用各種包頭帕。

湘西和貴州省松桃縣，苗女頭帕是用花格布做成的，帕長十多米，在頭上呈圓桶狀層層環繞，以高為美。這種頭帕做成的“圓桶”還是苗女獨有的“小倉庫”，她們經常在裏面裝些隨身攜帶的針線、糖果等小東西。

貴陽附近的高坡地區，苗女頭帕是船形的，包好後長度達六七十厘米，“船尾”一般留出一撮頭髮，有如船舵。

普定的苗族，因為頭帕圓而大，好似鍋圈，所以俗稱“鍋圈苗”。“鍋圈苗”使用的頭帕是黑色，寬六厘米，盤好後直徑長四十至五十厘米，外層有一圈刺繡花帶，花帶周圍是用彩色絲線製成的流蘇。

台江施洞和劍河溫泉的苗女喜歡用窄窄的格子花織錦做頭箍，而在貴陽市花溪，苗女的頭箍則是挑花的圖案，因為這裏盛行挑花。

苗族男子有的也包頭帕，男頭帕最寬大的在劍河久仰一帶，是用三、四十米長的黑布盤成的，戴在頭上象頂黑色的草帽。都柳江流域從江地區的男子一般包一種頭頂上打結的白頭帕。

苗族女帽也很有特色。安順地區有一種綉花帽，兩邊裝有翅膀似的飾物，樣子很象頭盔；清鎮“尖尖苗”的尖頂帽非常尖，人們開玩笑說，“尖尖苗”女子走過時天就要下雨，因為她們的帽子實在太尖了，以至於把天空都捅漏了……

以多為美的銀飾

人類從新石器時代就開始用梳、簪、釵之類的首飾來固定頭髮，用珠子、海貝來裝飾頭部了。而對於苗族來說，他們最重要的金屬裝飾品是銀飾，銀飾在苗裝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黔東南大部份地區節日盛裝裏少不了銀飾，並且以多為美，以重為貴，多多益善，過去，在苗族社會裏，銀飾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徵。

苗族從什麼時候起開始使用銀飾的呢？具體年代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南朝，他們就已經有一批造型奇特的銀飾了。這些銀飾有的單股中間綴着樹枝狀的丫叉，有的雙股形如釵，頂部向下彎曲成一個或兩個豁口，據研究，丫叉和豁口的作用是支持髮髻，以便能做成各種髮型。苗族除銀飾外很少使用其它金屬飾物，銅祇是做為銀的代用品近年來才使用的，而且銅上要鍍銀，錫片僅在個別地區的服飾中偶爾見到。

苗族佩戴的銀飾種類很多，丹寨縣雅灰鄉有插着鷄毛的“山”字形銀頭飾，湘西、貴州松桃地區有浮雕般的銀披肩，雷山縣西江有寬達一米的銀角，黃平苗女戴由銀絲、銀片構成的銀冠，這種銀冠很象明代皇后的鳳冠，但圖案紋樣是苗族特有的，包括龍、鳥、花、蝶、螳螂等。雷公山麓大塘、橋港等地的苗女，高髻上橫插着一個銀架子，架子上站着一大排錦雞，錦雞中間點綴着各式的銀花，兩邊各吊着兩個銀燈籠，腦後是一把很大的包銀梳子，上